

醫學生之人文教育

林錫璋/內科學科

我們希望醫學是一門科學，可以完全客觀地解決病人生老病死的痛苦。但只要生命仍然有終點，它就不免地要有負所託，不得不保有藝術的一面。為什麼需要重視醫學生的人文教育呢？因為將來這些學生服務的對象是人，對人有興趣，對人的所做所為有更深入的了解，必然對行醫有所助益。因為專業上的需求，人文教育對於醫學生的重要性，遠遠地超過對其他專業學生的重要性。

醫學生需要怎樣的人文教育呢？成大醫學院一向以人文教育氣息濃厚自豪，有些課程甚至在各家醫學院中是獨特的。然而我們學生的人文素養是否真的比其他醫學院的學生來得好；或是我們的畢業生是比其他醫學院的畢業生更有人文素養的深度呢？也許人文素養不是用來評比的，想評比也比不出個所以然來。只是如此一來，那麼我們教育的成果在那兒，又有什麼足以自豪的呢？

既然我們身處於一個多元的社會，對一位強調要和國

際接軌，生活在地球村的公民，人文教育是什麼，醫學生所需要的人文教育又應該是什麼？坦白而言，那會有一個人人同意，簡單而又週全的答案呢？從術業有專攻的角度來看，紮實的醫學本科教育，對醫學生而言，當然要比人文教育重要得多！

醫學生的人文教育與工學院學生、理學院學生是否應該一樣？如果是一樣的，那麼其實沒有什麼醫學生的人文教育問題可談，因為問題是大學生全面性的。我們的學生對人文的悟性，並不在工學院、理學院學生之下。同樣的人文共同課程，如果我們的學生在人文教育上出了問題，其他學院的學生也必然如此。如果是因為對醫學生的要求標準高，那麼我們的學生在教材、學分、教授的方法上勢必要不同。只是我們的學生在高年級的課程中，

再加上一些進階的人文教育課程，可能嗎？如果可能，要塞進什麼內容的課程呢？

醫學生的人文教育，的確在大一的「國文」課裡。



◆林錫璋醫師(中)和許博翔醫師及友人李瑞成博士(台灣幽門桿菌呼吸檢測法重要貢獻人)同遊奧地利維也納的皇宮博物館。

我們期待醫學生能了解傳統文化中的人生觀。當他面臨病人的生老病死，能適當地扮演醫師的角色。醫學院裡有許多才子與才女，但我們的目的並不在於培養文豪，不在於訓練哲學家皇帝；而在於他能體會病人及家屬的感受，適時適地，合情合理地表達醫師作為專業人員的建議、同情和支持。看得懂古代醫籍，或者看得懂古代的小說以了解古人的醫療生活環境，也許也是較為實際的專業要求吧！

醫學生的人文教育，的確在大一的「通史」課程中。我們期待醫學生能明白歷史上先祖們的生活，他們的喜悅和他們的眼淚。能和古人的慧心共鳴，那麼醫學生的智慧、經驗就不是區區二十來年，而是在此基數上加上數百或上千年的修行。隨著我們全球化的腳步，我實在也焦急我們醫學生對人類文明史的陌生，但是我們的課程容納得下這種要求嗎？現在我們通用的西洋曆法是「國曆」，使用洋槍大炮的是「國軍」，可是精通現代醫術的醫師不是「國醫」，卻稱為「西

醫」。我們一提及醫學史，就是金納、巴斯德、柯霍、華生等人；又有多少人識得張仲景、孫思邈、李時珍等人呢？東西方的醫學史又如何能接軌呢？未經醫學史的洗禮，又怎能說是有人文修養的專業人士呢？

醫學生的人文教育，的確在大一、二的「通識教育」裡。溝通演練確實改進學生們的溝通技巧，也增加與病人談話的自信心。生涯規劃也讓我們學生多少了解在醫生蛋孵化後的角色。生死學的探討，也的確讓學生們增添哲學或宗教思考的空間和色彩。只是這些課程真的可以達到教學目的嗎？醫學生的人文教育何嘗只有這些？我們只在低年級的共同科目，或者少數特定的科目有較多的人文氣息外，我們又提供了多少人文教育給學生，又豈能期待他們的表現與其他各校的學生大大不同呢？我們其實需要有更多適當的選修課，提供學生更多的機會去學習。

我們可做的事可真是不少哩！例如我們可以宣示我們依歷史成績而不依物理成績錄取新生；我們可以大幅翻修大一國文的內容，我



們的通史也可以不以帝王將相為主的政治時代潮流，而改為人類文明發展史觀！也可以努力開授一些醫學與生活相關的更多的選修課。問題是在在都需要有老師，尤其是有好的老師來授課，推動改進的人力實在很成問題。

要做好醫學生的人文教育最重要的一個環節是老師。如果老師們向錢看、向權走，那麼談人文教育就會立即索然無味。許多前輩們都曾提到他們生涯中的典範醫師。任何時代裡，都有典型在夙昔，其實也就是典型活在當下現實中。老師們如果私下談天多談一下跨科的合作，出國心得中多提些在國外的文化饗宴，面對原住民自然流露出對異文化國人的關愛，主動地學習些客家或當地住民的打招呼親切的語言，在床邊教學時，讓學生、住院醫師體認前輩師長對人文素養的真誠和實用，人文教育才真正可以看到成果的！

我們談重視醫學生的人文教育，其實也應該努力創造出重視人文價值的大環境。如果病人叫作6B43A，叫做ICU第6床，或是門診28號，而不是叫做張三先生、李四女士；病人是病歷號碼，而沒有人名的稱呼，人文教育可以休矣！可是當國家推行的政策是疾病診斷群時，同樣的疾病給予同樣的醫療支付。病人勢必變成只有病，不

是病人，只是代碼。大環境如此，人文教育不彰，又豈僅教導不力而已！在任何社會中，醫師都不會是社會階級底層的殘渣。所以如果處在一個富而好禮的社會，醫學生的人文教育豈能成為問題？不幸的是我們處於不窮而無禮或不太講理的社會，重視醫學生的人文教育可以保證醫師這一階級在道德方面和社會地位方面的高尚，也為整個社會的向上提昇做出正面的貢獻。我們的醫學生畢業時，不可能已學得行醫一輩子所需的知識和技能，我們要求他們學會終生自我學習。面對那麼多的人文教育，他們又豈能樣樣優異出色？

如果醫學專業知識的充實，有賴於不斷的繼續教育，醫學生的人文教育可以例外嗎？當然一樣可以終生學習。當醫生就要對人有興趣，如果有事必問必查，經一事長一智，其實也用不著太久，即可成為病人心目中的耆老。帶著隨時可與病人共鳴的心，提供最新可靠專業的意見，我想這是我們醫學生人文教育的目的吧！

